

深秋,走在家乡的田野上

□杨勤华

黄雒,是一个古镇,是我的家乡。它有石板路的街道,有木板结构的房屋,有古色古香的窗棂和徽派建筑的马头墙田……怎么会有田野呢?当然没有!不过,黄雒是被田野包围着的!于是,它便有了田野的气象:朴素,清明,寂寥。

深秋的早晨,已有了阵阵的寒意,我走在通往黄雒的田野上——只要我回来,怎能不去看望我的家乡?!

那些比我起得还早的鸟儿或在道路旁的白杨树上鸣唱,或落在长长的电线上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我想,它们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

那条宽敞的水泥路引着我向黄雒的方向不紧不慢地前进。我不想行进的很快,想好好感受一下沿途的农家生活气息。这样的气息随处可见——早起的女人在清澈的水塘里洗衣,有几只农家的白鹅正在水跳上相互追逐嬉闹,发出粗养的“啊嗷——”声。一些农家门前的鸡冠花、火红掌、金盏菊还在盛开着,给清寒的早晨带来了一丝温暖的气息。有一位老人正在将新收的稻子在门前的水泥地上铺开,用扬耙一遍遍地梳匀。

道路两边的田野里金黄一片,清冷的空气里弥散着淡淡的稻香,有的田地里的空气已经收割,留下黄色的稻茬,更多的还没有收割,稻子们就像排列整齐穿着一色军服的士兵,一株株笔直地挺立着。走在稻田里,我有一种惊叹——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呀,你竟然有着如此昂扬不屈的气势,秋天的金黄原来是你渲染出来的!是你让秋天有了一种震慑一切的大美!

不知不觉地便到了黄雒的新街,可能早市很早,此时才八点钟,早市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但还有卖鱼的,卖肉的,卖豆腐的,卖甘蔗的,和卖衣物鞋子、家用电器的什么。卖肉的砧板上,已经没有什么猪肉了,卖肉的中年男子正在看着手机。卖鱼的用一塑料袋铺在地上,将鱼放在塑料袋上,那鱼有鲫鱼、昂丁鱼、草鱼和鲢鱼,都是鲜活的,有的鱼儿为了显示自己的鲜活,还时不时地蹦跳着;有一对中年夫妇停着电动三轮车,在卖“鸡蛋馓子”,男人叫卖,女人用刀切着还散发香甜热气馓子的馓子,很“勾引”人的,我眼馋买了一斤,立即又围拢来了三四个人,生意一下子热火起来。

回来的目的就是要看一看老街的,那里才是我需要寻觅的地方——因为它是我的根!

我穿过公路又绕过一片菜地走到了宽阔的圩埂上,上午的太阳光照耀得黄雒河水波光潋滟,如无数只眼睛在水中眨动着,撩拨得人心里也一动一动的。倘若这时候有一条小木船,我肯定会冲到船上去将船划到河的中央,任河水带着我俩漂流。秋天的河水已经变蓝,流动的速度也开始变缓,有一些白鸥在水面上飞来飞去,它们的姿势很美,总是喜欢打着旋或是贴着水面,或是跃飞到空中,这样的景象,我已有许多年没有见到了。

我从圩埂的石头台阶上走下来,老街便到了。我家的老屋已经变成了危房,但是,它还顽强地支撑着,或许就是为了等待我回来看一看它吧——不是说许多东西都有灵性么,那么,我更相信我家的老屋也是有灵性的,尽管我早已不住在里面,但是我们存在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相通,我敢肯定老屋一定也会牵挂着远在异乡的我。只要我回来,我就感觉到它是那么的有精气神。而此刻,秋阳中的老屋,似乎又焕发了年轻的神采。

老街好干净,几乎一尘不染,那些石板都如水洗的一般,在太阳光下,泛着清亮的颜色。老街真的好安静,安静得能听到太阳光照到房屋的墙壁上、街道的石板上,甚至我的身上发出的“啾啾,啪啪”声,这种声音真的很好听,软软的,细细的,散散的,淡淡的,倘若不仔细驻足倾听,又怎么能听得到呢?!此时此刻我不慌不忙地慢悠悠地走在街道上,不用担心别人来打搅我,也无须为了客套和礼节而困扰自己。这样难得的时刻,我正可以用心来体会老街的安静安宁。

走着,走着,我的心里便滋生出一种无法言喻的惆怅苍凉,我忽然有了一种惊恐和担心——老街会不会在安静中消亡?倘若真的会是那样的话,我的根便没有了,待我再回来时,我将如何寻找那份抖落心酸的慰藉?又将如何安放我漂泊憔悴的心?

我明白,纵然有那么一天,我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黄雒在安静中渐渐走入历史时,会慢一点,再慢一点,更慢一点……

“不逛老胡同,等于没来北京。”——有人提议着,很快就得到呼应,一小众人从大巴车上鱼贯而出。

路遇一家老字号的炒肝店。这次出门,最亏欠的要数胃了,几人人不谋而合,跨过那店的门槛,一是犒劳自己,二是向人打听什刹海和南锣鼓巷的具体方位。最终选择了后者,是因为路程更近一些。

对于京城的老胡同,最直观的印象来自影视剧,比如《大宅门》、《四世同堂》和《老炮儿》,前两个在时间距离上远了点,看《老炮儿》才知,四合院后来其实是寻常百姓的大杂院,大杂院长大的孩子戏称“胡同串子”。

那天就是一位“胡同串子”,领着我们串胡同。他本是蹬黄包车的,在我们建议下改为步行讲解。起初,

老胡同

□臧玉华

他并不乐意,我随口搭那么一句:“实在不忍心让你拉着走,有压迫人的感觉”,就被他操着京腔白了一顿:“到咱北京,别玩虚的,您若长本事就别让父母伺候着!”“我本来就没让他们伺候”,后一句声音很低,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北京人的自负,让我底气不足,气焰要弱了很多。

胡同里长大,又缘于职业,这位老兄其实见多识广,口才也好,一肚子的典故,跟随他走街串巷去了几个大户人家,确切说是在人家门前逗留。灰砖墙石板子地,朱漆门木格子窗,他告诉我们,显赫不显赫,门前瞥一眼就知道了,就说门梁上的门当,“门当户对”成语就出自这里;由门前石鼓还可以判断出主子是文官还是武官,普通人家是没有上马石下马石的;又说门前进深、仆人的进出小门,都十分有讲究。

海岛风光别有韵

□王征社

因为天天在军用机场上训练,看到的多是跑道和枯草,听到的多是军号和口令,机场每个出口都有哨兵把守,仿佛与世隔绝。好不容易争取到一次外出的机会,我们以班为单位,集体步行五六里路,耳闻目睹了古镇风光。

跨过机场北边的桥头集,沿着环岛公路,一路翻山越岭,逶迤向北,从山顶的公路往下看,古镇坐落在一条自西向东半圆形海湾边。只见家家门前挂着灯笼,户户窗下晒着渔网,空气中散散发着刺鼻的鱼腥味,我们甚至能感觉到海水的咸味,近处青烟袅绕,海上渔帆点点。在我的印象里,东沙街道并不宽敞,七拐八弯,曲曲折折,算命、卖药的、修锁的、箍桶的;百年老字号人头攒动,新开小商场品种齐全。古镇人家多灰墙窄门,为防台风侵袭,房屋底部多用块石垒成,有的甚至全部用石头垒成,街面多由鹅卵石或条石

正在兴致上,这位老兄说:“得嘞!自己走着看看吧。”

荣禄的府邸前,遇到一位“红袖章”老太太,衣着些许寒惨,却很健谈,十分乐于说与我们,偶尔的闪烁其词,让此处充满了神秘感。聊天中得知她是“红二代”,自小就住在胡同里,曾在中央机关工作。因为是坐在荣禄的大门前,说的最多就是荣禄和慈禧,忽而吃吃笑起来,像议论街坊邻居秘而不宣的事。时光仿佛倒流。仰头,古树繁茂,鸽哨声飘荡其间。

我们也只能在胡同里转转,大多数的府邸是闭门谢客的。总觉得,每一个深宅大院都藏着故事,那些荣辱兴衰都牵绊着哪些人物?哪起事件?忍不住想去扒人家的门缝往里瞧,被巡警制止。我想呢,这些故事若是交与京韵大鼓骆玉笙,三千里的晓风残月,五百年的沧海桑田,恐怕有的唱了。后来借助资料

得知:末代皇后婉容、清末重臣荣禄、大学士文煜、清初元勋洪承畴,以及民国时期的代总统冯国璋、代总理靳云鹏,都在此居住过,这里是真正的“高干社区”,不仅如此,还是古往今来的文化名流云集地,有画坛巨匠齐白石,文学大师茅盾等。

南锣鼓巷的人物举足轻重,结构布局也非同凡响,像一只大蜈蚣蛰伏在北京的东城区,南北长不足一公里,东西各八条对称的胡同,又称蜈蚣街。胡同的名字却很亲民,如菊儿胡同,黑芝麻胡同,妙豆、帽儿、雨儿、板厂……始建于元朝,兴盛于明清,一条胡同从明朝到民国再到当代,浓缩了老北京几百年的历史,晨钟暮鼓,白云苍狗,历经一次次的风雨洗礼后,从砖雕、马墩、影壁等,依稀可见曾经的辉煌。

主街的两侧已经完全商业化,出售南北风味小吃、各色纪念品,经营着一家家酒吧和咖啡馆。在一家小店,我挑选一把荷花图案的油布伞,只为记忆。

雨季的江南,撑伞的刹那,想起的定是青瓦灰砖的四合院、宽窄胡同,一阵梆子声,一阵吆喝声……

的山顶,有一个“海天一览亭”,亭廊有一联“停桡欲访徐方士、隔水相招梅子真”,对联恰好印证了徐福当年来岱山岛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往事。

也许是上苍的眷顾,岱山岛地处舟山渔场的中央,海产品异常丰富,什么黄鱼、带鱼、鲳鱼、鲈鱼、鳗鱼、海蜇、海瓜子、海虾、梭子蟹等应有尽有。也许是南来北往的佛教道教和渔船商船在此交汇,岱山岛呈现出奇异的海岛文化。岱山岛的男人大多从事打鱼营生,因为长年“海上漂”,他们黝黑粗犷,甚至霸道,但也不乏执著与坚韧,从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能够看到浙江人奋斗不息的影子。而岱山岛的女子可谓“袅娜少女羞,岁月无忧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她们天生丽质,深受海派,乃至海外文化的影响,衣着时尚,风姿绰约,举手投足,有一种奇特的柔美和灵性,颇有“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韵味。

人啊,都是这样,对身边的美好事物往往视而不见,等到相隔千山万水,却又莫名其妙地怀念起那些曾经熟悉的美景,追悔当初为什么不多玩几次多看几眼。对于岱山岛而言,我就有这样的切身体验。

行摄黔东南

□小城春色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东邻湖南,南接广西,境内居住着苗、侗、汉、布依、水等 20 多个民族,民族风情非常浓郁。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苗寨和最大的侗寨,有独特的吊脚楼、风雨桥、鼓楼,这里有如天籟般的侗族大歌,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刺绣、银饰、蜡染……我们安徽旅游论坛“铜陵分站”一行会员于 2017 年 9 月中旬从铜陵北站乘高铁到贵州凯里站,走进这块多彩而又醉美的旅游胜地进行行摄,历时 10 天,先后走进中国最大苗寨和侗寨——西江千户苗寨和肇兴侗寨、最大的梯田——从江梯田、最后一个枪手部落——芭沙苗寨;游览了风光旖旎的舞阳河、留连了始建于明代的锦屏隆里古镇和镇远古镇,观赏了“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原汁原味的小黄侗歌和苗家“美丽千户”苗族风情表演。所见所闻所遇无不令人感叹、激动、惊讶与兴奋!我们虽不能像摄影大师将如画似屏的黔东南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情高超艺术地拍摄下来,但还是用手巾启蒙级的相机记录了此行黔东南之美,贵报这里选用几幅也算是大家此行所交的作业,以飨读者!



好客苗家妹

谢成龙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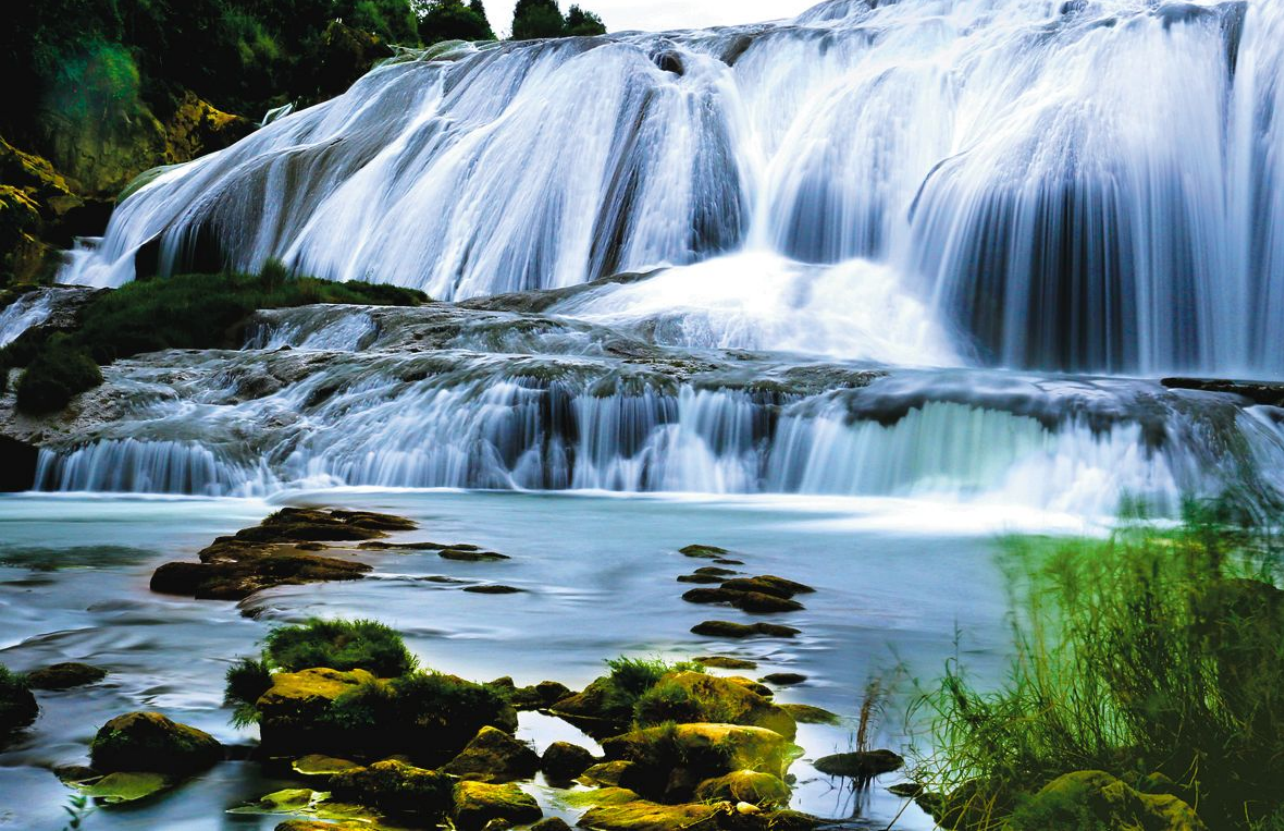
苗寨秋色

石效明 摄



舞阳河风光

鲍时德 摄



陡坡塘瀑布

小城春色 摄



镰刀理发

黄长春 摄



侗寨夜色

王培生 摄



苗家风雨桥

陈锦华 摄



镇远古镇

郭新民 摄